

張若谷精譯

甘地自傳



張若谷精譯

——印度聖雄——

甘地自傳

星光出版社印行

megamni

名震寰宇的地甘

目錄

第一章 誕生與家庭

我的耿直的父親 我的虔敬的母親 一個平凡的小學生 一個失職的教師 二齣
動人的戲曲 童年的訂婚與結婚 新婚第一夜

第二章 在公立中學

迴避體育訓練 習字英語與幾何 梵文與波斯文 結識了一個損友 肉食者的一
席話 破題兒第一遭喫肉 偷喫肉的內疚 從墮落窟中脫逃 對於妻子的暴行
吸烟不遂實行自殺 誠實的懺悔罪狀 我看護臥病的父親 終身莫贖的罪污

第三章 青春初期

宗教的斷片觀念 印度教與基督教 以德報怨的教訓 升入大學後的徬徨 準備
到英國去留學 家族大會的裁決 從孟買到南安普吞

第四章 倫敦生活

我變成蔬食主義者 學舞不成學提琴 極力節約安步當車 偕女友登山遊覽 吐
露結婚的真情 涉獵印度教經典 讀新約全書有感 對於無神論的反感 訪問馬
寧大主教 研究印度的歷史

第五章 歸返印度

獲悉母親去世噩耗 詩人兼珠寶商人 我的熱情的哥哥 改良印度兒童教育 婆
羅門出身的廚司 氣焰萬丈的英吏 英國大人的氣度 烏烟瘴氣的世界

第六章 到納塔耳

南非洲的印度人 頭巾問題的糾紛 乘火車遭遇侮辱 蠻橫的馬車稽查 旅館拒

絕印度旅客 坐頭等火車的糾紛 邂逅黑人投宿旅社

第七章 在普萊多利亞

在南非的宣教師 參與禱告禮拜 對於贖罪的見解 發起印度商人集會 律師的成功秘訣 涉訟法庭兩敗俱傷 律師的真正任務 禁止人行道上行走 參加惠靈登大會 我對於基督教的見解 涉獵各種宗教書籍 接受宗教服役原則 不損友誼的絕交

第八章 德爾班的騷擾

路透社的歪曲報道 納塔耳的歐州會議 引起了軒然大波 兩種不同的勸告 橫遭羣衆包圍毆辱 喬裝警察虎口餘生 提高了印度人的威信 大事化小有事化無

第九章 部耳人的戰爭

不列顛屬民的地位 一篇效忠帝國的演辭 印度人的勞績

第十章 黑死病

我雇用歐洲女書記

一個特出的女書記

創辦印度輿論週刊

不可接觸者的區域

急救黑死病患者

一個殉職的女護士

第十一章 堅持到底

菜館裏交識的朋友

縱火燒毀印度人區

無利可圖的事業

羅斯金的「堅持到底」

菲尼克斯殖民地

天無絕人之路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十二章 組魯人的「叛逆」

我當救護隊軍曹

我默想獨身問題

對於獨身問題的探究

獵擊人類式的戰爭

沙蒂雅格刺哈的定義

醫師的欺瞞義務

我妻的勇氣

水療法的無效

真理把持的

實例

第十三章 精神的訓練

以身作則的訓練

廢除體刑制度

小麥中的莠

贖罪與絕食

絕食的困苦與效能

我與妻的爭執

我的賢淑的妻

第十四章 納塔耳的真理把持

發動真理把持運動 真理把持參加者 否認婚姻效力的判決 一羣婦女鬥爭者
我的策略與計劃 自告奮勇的我妻 三個月的監禁

第十五章 消極的抵抗

幾個勇敢的姊妹們 真理把持的要領 罷工者的苦衷 良莠不齊的罷工者 步行
四十五公里 和鑛主們的談判 罷工者的出發及駐紮 甜蜜的回憶 堅忍的精神
等待政府逮捕的一羣

第十六章 入獄與勝利

第一次被捕交保 與監獄醫官爲友 煤礦變成監獄 政府的鐵血政策 一個急智的
勇士 我從牢獄釋放出來 三條復工的條件 鐵路職工罷工風潮 俠義精神的表
現 簽訂一種臨時協定 第一次歐戰爆發

第十七章 邁返

詩人太戈爾 印度公僕會 戈卡爾的死耗 申請入會的挫折 二百萬人的盛會
實踐節食的誓願 髮束與聖紐 創設真理學院 限期廢止契約制度 真理把持
者的成功

第十八章 香寶藍

洗滌靛藍的污點 可珍貴的友誼 律師退爲書記 警察署長的致候 從事實際的
工作 人類最高的法律 訟案的撤回 一種大膽的試驗 鄉民的陳述書

第十九章 凱刺

一羣義務女教師 施藥及衛生事宜 只有蔽身的布片 請願免征田賦 真理把持
者的宣言 人民的公僕 偷洋葱的賊

第二十章 戰爭公會議

印度教與回教徒 卡里法問題 我與印度總督 募集補充兵運動 禁不住妻的引
誘 極度衰弱後的反應 一個古怪的冰醫師 我飲羊乳的原因

第二十一章 牢力法案

沙漠中的吶喊

反對鹽稅發賣禁書

我變成紳士囚徒

悲慘恐怖的一幕

與警察

署長辯論

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

不服從運動失敗的原因

第二十二章 安里察公會議

印度教與回教聯合會

護牛與抵制英貨

不合作運動的來由

英王的改革方案

第二十三章 紡織土布運動

紡織土布

實行手工紡織

織布廠主一席談

給婦女們找工作

全印度國民議

會 向讀者告別

第一章 誕生與家庭

我的耿直的父親

甘地的家族屬於巴尼亞宗族（譯音按：印度教對於種姓制度共分四級，第一種姓是婆羅門即智識和宗教階級，第二種姓是刹帝利，即軍人和政治階級，第三種姓是吠舍，即工商階級，第四種姓是首陀，即勞工階級，巴尼亞宗族則為吠舍種姓的分支，其原始的工作屬於商業及農業。）他的最初出身好像是做小本紀經的，但是，共有三代是歷任喀蒂亞華（按喀蒂亞華是印度西端一個小的半島，劃分有不少的印度聯邦，其中心在喇其谷。）許多邦國的首相。我的祖父于堂香甘地，稱呼為奧大甘地者，是一個道根堅固的人物。政治上的陰謀強迫他離開坡班達爾（一名白城）。在那裏他曾為當地的「地王」（按：每一聯邦的首相都往往被尊稱為「地王」。）後即出亡到朱那迦特。在那裏，他用左手向奈華字致敬。有一個人看到了這種禮貌上的過失，便有煩言，他便這樣解釋他的理由道：「我的右手已經為坡班達爾服勞了。」

奧大甘地喪失了他的花燭妻後娶了一個填房。他的第一個妻生了四個兒子，第二個妻則生了兩

個。在我童年時，我從來沒有猜想過奧大甘地的兒子們不是由一個母親所產生的。這六個弟兄中的第五個名賈刺瑪香甘地，人家稱他爲賈白甘地；第六個名都西大甘地。這兩個弟兄，先後都做過坡班達爾的首相。賈白甘地就是我的父親。他最先在喇其谷做了若干時期的首相，後來又在王家納做首相。在他死的時候已經辭去了喇其谷首相的職位而退隱了。

賈白甘地一共結了四次婚，他的妻都接連死了。他在第一及第二次結婚中，生了兩個女兒。他的最後一個妻叫普麗蓓，生了一個女兒，三個兒子，我是最小的一個。

我的父親熱愛他的民族，耿直，勇敢而慷慨；他是有激烈的性格。他是多情善感，有時耽悅肉體的快樂；因爲他在四十歲以後還作第四次的結婚。但是他清廉自守，無論在家裏或在外面享有絕對公正無私的盛譽。他對於國家的忠誠是頗著名的。有一天，一個政務官講述到他的王公時用了侮蔑的口氣，我的父親奮起攻擊他。那個政務官惱羞成怒，要求賈白甘地向他道歉。我的父親嚴加拒絕，他便被監禁了若干小時。但是，等到了政治官探悉賈白甘地是有不屈不撓的勇氣，他便下令把他恢復了自由。

我的父親從來沒有收括財富的野心，他遺傳給我們以有限的財產。他除了過着實際的生活以外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教育。他對於歷史地理都是茫然無知。但是，他由於在事實上所獲的經驗幫助他解決最錯雜的事情使他能夠領導一百多人。他受到極少的宗教訓練；但是他在寺院的參拜中及聽印度教的說教時獲得了這種修養。在他暮年時，他聽從一個教養頗深的婆羅門（僧侶）的勸告誦念

「季達」經，他每天常來我家，在禮拜的時間用着高的聲調，朗誦着聖經的章節。

我的虔敬的母親

我的母親給我一種極深刻的聖潔的回憶印象，她是一個篤行的宗教徒，從來沒有吃過一頓不做禱告的餐食，她每天必到寺院裏去成爲日常的功課，日子雖已很遙遠，可是我仍能回憶起來，她從來沒有遺忘奉行宗教的齋戒，她選擇了幾種最難實行的善願而毫不懈怠地謹奉遵守。即使有了疾病，她也並不以爲是一種充足的理由而托故放棄。我還記得我的母親爲了遵守一個特別的斷食善願，甚至於害了一場病。接連二天或三天禁食在她是不足爲奇的常事。在齋戒期中她每天只吃一頓已成爲一種習慣了，她還認爲不滿意在這個時期內，甚至於每隔一天兩天內必有一天整日絕食。還有一次，她宣誓在沒有看見太陽以後，她不取食任何東西。在這幾天中，我們一群小孩子，老是望着天空以便發見了太陽可以去通報我們的母親。在多雨的季節，有時整個一天看不見太陽；我記得有幾天，我們看到了太陽的突然出現，我們急忙到家裏去向我們的母親報告新聞。她於是走出屋外要親眼看一下太陽，但是，在那個時候，太陽又隱沒不見了，她仍舊守好齋戒。她很高興地說：「那沒有什麼要緊，神不要我在今天吃飯。」她重新進去做她的家務。

我的母親有一種很沉着的判斷力。她頗關心政治的局勢，宮廷中的貴婦們都極推重她的智慧。我時常跟從她，因此在童年時即獲得特殊的優待出入宮闈，我還能記得我的母親和薩希泰谷孀母

劇烈論爭的往事光景。

四

一個平凡的小學生

我誕生在坡班達爾，時爲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我的童年生活便在這裏過去，後進了當地的小學受初次的教育。

我克服了很大的困難才弄明白乘法表，在這一時期中所發生的事件至今猶能回憶者，只是和幾個男孩子勾結着戲弄教師的頑皮事情，使我想起在那個時候，我的明悟與記憶應該是很少的發達的吧。

我大約在七歲的時候，我的父親離開坡班達爾膺任喇其谷宮廷中的官職。我就被送進喇其谷的初級小學校，我對於這一個時期的事情都能完全記憶清楚，例如我記得起許多教師們的姓名和各人的性格。在坡班達爾，正像在喇其谷一樣，關於我讀書方面沒有可以記載的事，大約我是一個極平凡的學生罷了。後來我進了另一個附近的小學校，不久，十二歲時進了公立中學校。我記得在這一我的短促的生活過程裏，我從來沒有向我的教師或我的同學說過一句謊話。那個時候我很胆怯常避開一切的同伴。我的唯一的伴侶只有書本和我的課業。我有一個準時到學校的習慣，等到一下課，即跑回家裏。我像脫逃一般爲了要避免和人家談話，因爲我害怕人家要取笑嘲弄我。

一個失職的教師

我在公立中學第一年考試時發生了一件事，故覺得有在這裏附帶報告的價值，視察員祁爾氏到學校裏來參觀，他出了五個字句叫我們默寫。其中有一句是『湯罐』。我不知道他的正確的寫法。教師暗底裏用他的鞋尖向我做暗示，但是我並不明白他的意思。我怎樣會知道他原來要我偷抄鄰座一個同學在石板上所寫的這一個字呢，我只知道教師的責任是在監督我們。這一次測驗的結果，所有的學生，除了我一個人外，都沒有把『湯罐』這個字寫錯。只有我一個人是愚笨的，那一位教師事後設法使我知道愚笨的原因，但是仍舊不免使他失望，偷抄這一個勾當在我是決不願意學習的，可是自發生了這件事後，我並不減少對於我的師長的敬意，因為我每次對於我的長輩有什麼過失時終是盲目的，到了後來，我發現我的教師還犯有其他的過失，但是我仍不減少我對於他的尊重。因為我能遵守對於尊長的綱紀而從不判斷他們行為的是非。

二齣動人的戲曲

另外還有二件事，也在同樣的年代發生，時常留在我的記憶中。

平常我憎惡課外的讀物。我每日必完成我的課題；因為我害怕受到教師的譴責。因此，我雖學習我的功課，但是我的思想往往並不集中在功課上。這樣在繁忙的功課之外，當然沒有餘暇去讀補

充的讀物了。可是，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我父親買來的一本書上，那是一齣描述希刺華那孝行的戲曲，我讀時得到極大的益處。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家裏來了一隊旅行劇團。其中有一幕劇情，表現希刺華那雙肩縛了背帶，馱着他的失明的父母在旅行各地。書本和演劇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一種不可消滅的痕跡。我對自己說：『這是應該效法的一個榜樣。』希刺華那的父母痛悼他們兒子死時的一幕悲苦的劇情至今還歷歷如在前。這一種可歌可泣的戲曲使我深受感動，我曾經用我父親買給我的手風琴演奏這動人的曲子。

還有一本戲曲也曾給我以同樣的影響。在這個時期，我得到父親的准許去看一齣叫做『哈里香特刺』的戲，是由某劇團上演的。這次的表演使我狂喜，大有百看不厭的情景。這齣戲曲常迴繞在我的心目中，我也曾經多次上演過。我夜以繼日地這樣自問：『為什麼世界上的人類不都像哈里香特刺那樣的率真呢？』這一齣戲曲激動我的唯一思想，便是學取哈里香特刺一生所經歷的過程而去追蹤真理。我在文字方面確信哈里香特刺的故事。我每次回憶着他會情不自禁地流眼淚。今天，我的判斷力才告訴我哈里香特刺不能成為歷史上的實際人物。但是，在我個人，哈里香特刺與希刺華那都是活潑潑的實際人物；到了今日，我自信，無論看書或看戲，我還是能像從前一樣地深受感動。

童年的訂婚與結婚

我知道若使我要做一個忠實的真理崇拜者，我便應該嚥飲無數杯的苦爵，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

這是一件悲痛的責任，我必須先把我在十三歲結婚的事實先在這裏做個詳細的報告。今日當我看到在我監護之下的同樣年齡的孩子們，我想到我自己的結婚，我不能不抱怨自己而慶幸他們能逃避與我同樣的命運。我看不道有利於像我那樣不合理的結婚的任何道德上的論辯。

請讀者們不要發生誤解，我說的是我的結婚事件而不是訂婚。因為在喀蒂亞華關於這兩件事都有不同的儀式。訂婚是青年男子和少女雙方父母間互相交換的一種預約，牠並不是不可違背的。若使男子死了並不能強制少女守寡，這僅是家長間的一種協商，並不取得子女們的同意。而且往往他們自己都不會知道的。我好像曾經訂過三次婚約，雖則我完全不知道在什麼年代先後舉行過儀式。家人後來告訴我，最初人家給我選擇的兩個少女，一先一後都死去了；所以我便陸續行了三次訂婚的手續，我還有一些模糊的回憶印象，我的第三次訂婚是在我七歲的那一年。這也是人家告訴了我而知道的。我現在要敘述的不是關於訂婚的事，而是在我記憶中最清楚的結婚事件。

我們兄弟共有三人，這是人人所知道的，最大的哥哥早已結婚了，我的父母決定要把我的二哥和一個堂兄及我的結婚禮在同一个吉日舉行，家人並不關心着我們的幸福也不注意到我們的願望，那只不過是顧慮到我們家庭方面的經濟及便利問題罷了，在印度，結婚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情，新婚夫婦的家長們往往爲了舉行婚事而有破產的，他們浪費了時間和金錢，耗費着許多月份在製衣服，購置首飾，及準備筵席的預算，男女雙宅都各在儀式及膳食方面爭奇鬪勝，女人們不管有沒有好的嗓子都要拼命地唱歌唱得聲嘶力竭，有時甚至於唱到臥病，這樣的喧囂熱鬧總要騷擾得鄰居不寧